寓圃雜記

寓圃雜記序

葢史之初爲專官事不以朝野申勸懲則書以後官乃自局事必屬朝署出章牒則書格格著令式勸懲以衰又以後野者不勝欲救之乃自附於稗虞史以野名出焉又以後復漸弛

國初殆絶中葉又漸作美哉彬彬乎可以觀矣故康孝王

先生元禹隱抱顯略野懷

朝憂大行細節接笛聰明削蕪置疑捄十得五積爲鉅編者六更施約束董就十卷遺在筥篚人鮮知之及既謝寰宇孝子淶乃追懼荒落亟登雕木焉予建志後壓馳思先

駕爰列史道發章忠勤於乎馮頰舌以攄心識因禆虞而
見南董來人多聞無忘往博
弘治十三年十一月日南至長洲祝允明序

此序係祝枝山先生親書墨蹟寶之

寓圃雜記卷第一

長洲　王　錡　元　禹

自五代以來北虜侵我疆土索我金帛以宋太祖太宗之繼興終不能制下至靖康之變尤不忍言蓋由所都非形勢之地也胡元據有中國垂九十載無復天理之可言天生我太祖掃除之推戴之初即欲宅形勢以臨中夏禦戎狄故嘗幸汴幸洛將幸關陝而還斯時中原之地久為胡馬所殘繼以寇盜民不聊生流離所過率皆空城於是定鼎江南以資兵食而都北之志未嘗一日忘也且以燕城為元舊都形勢可以制虜因以封我　太宗焉及上登極即廣舊邸為皇城頻年駐蹕當時羣臣不知睿意所向屢請南還因出令曰敢有復請者論以

妖言於是河南布政使周文褒等皆遭重罰自此基命始定遂成萬世之業雖殽函之固莫能及矣永樂壬辰之後天驕頻征沙漠搜剿遺孽屢抵巢穴而歸是則都燕之志　太祖實啓之　太宗克成之也

漢高祖既為天子大封同姓枝大於幹馴致七國之變然中興之業卒賴後系唐之興也子弟皆有封爵建宅以居京師惟食其祿而已國家緩急無所繫焉降而至宋宗室之封必自遠授小官漸進侯王除拜之煩蓋無虛日其郎第散處兩京故有南西內外班之分歷年既久俾同民庶後遭金虜之患無一人操尺寸兵以起者此皆由封建

不得其制由我 太祖受命之初首立藩輔諸子自勝衣已
上皆冊立為真王其國皆處要衝之地制度儀從不侈不儉
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上無一所專下無所擾聖子神
孫將遍天下真萬世之良規也

宣德初漢庶人高煦反報至言其甲兵甚精銳上召楊文敏
公等議 榮建親征之策 上難之榮曰陛下骨肉之患非
親行不可 上從之夜拜陽武侯薛祿為大將軍之行
大駕遂繼發六軍追亟在途兩下如注七日抵城下高煦方
殺人祭纛聞駕至倉卒不能出城意稍緩則其勢猖獗
難制矣兵不血刃罪人斯得 稱請屠城榮為激免止坐其

同謀者方奏凱有告趙王謀反者言臣與高煦相連
上復召諸大臣議皆請乘破竹之勢以取之獨楊文貞公士
奇進曰陛下臨御未久既平漢又去趙不一年而翦 先帝
之二手足豈 列聖在天之意乎況趙反形未露 上曰
奈何士奇曰當遣廷臣素與趙厚者一人往喻之使臣以
表自陳願進三護衛軍則去臣羽翼雖欲反不可得矣
上可之遂遣駙馬都尉井 行 所尚主乃趙王同母姊也
井既至趙以禍福譬曉之趙果從臣計以護衛來歸自
此潛消其不軌之心而諸藩相繼繳衛護矣朝廷免用兵
之費趙亦終保其國 後上開文淵閣特設宴召三四老臣

先以觴、士奇曰此賞卿存趙之功終宴甚歡皆厚賜而歸
此寔宣廟之用言之二臣之善謀也
宣宗胡皇后無子宮中一云紀氏有子 英宗孫貴妃攘為己子
遂得冊為皇后而廢胡為仙姑時仁宗張后為皇太后愛胡
之賢且憫其無辜不使別居令入自所處清寧宮進膳
如常儀每朝會宴享必命胡坐孫之上婦姑之間恩禮
甚篤孫常怏怏、 英宗立尊太后為太皇太后孫為皇太
后胡每事謙讓不敢居孫之右正統六年太皇太后崩凡
六宮有位號者皆得祭奠胡不敢與太后之列惟與諸
嬪妃同事孫太后知而有見譴之意胡因痛哭而殂太后

命閣下諸臣議泳喪之儀時楊士奇臥病於家諸臣往
問士奇曰當以后禮殮葬景陵問者曰此非内中所欲士
奇遂面壁不答怪曰後世罵名誰任因議以嬪御禮葬
天順六年孫太后崩 英宗尚不知己非孫所出惟皇
后(英宗后)錢氏知之詳亦不言 八年英宗大漸后泣訴曰皇上非
(孫)太后所生實 宮人之子死于非命久無稱號胡皇后賢
而無罪廢為仙姑之死也人畏太后(孫)殮葬皆不如禮后(胡)位未
復惟皇上念之 英宗始悟卒如后言遺命大行當崇
之典錢后素性孝謹絕無妒忌 英宗北狩每夜哀籲
釋天候則臥地因損一支哭泣太多復損一目傾宮中之

英宗在南城不自得后每曲為慰解所有佐迎駕之費

復辟之後盡景皇后稚聖禮焉

景皇帝之七年正月病久不能朝廷議稍籍籍、王冢宰直與諸大臣議請舊太子某憲宗舊名監國　太上還內議畢具本時正月十四日以煌假有妨候十六日早進其稿留于禮部尚書姚夔家諸臣中有一人泄其議貪功喜事若曹石諸人知之遂與邀謀先於十五夜部聚整宮爲四鼓斬關而入於有內應者遂奪南城之門而前諸臣之議竟寢焉　英宗既復辟雖賞諸人之功而恆不悅以其有矯詐逆之心後皆不得其終等他相姚　為冢宰

嘗以此稿出示郎中陸㫤且曰躬進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之意亦無迎藩之謀特以此誣于謙輩之死耳　㫤向為余言如此

蔣黃門性中言侍　英宗將十年　御前常有二銀鈞爐奉引爐被香烟所觸色如黑漆終不一見易也

自　太祖太宗列聖臨御每遇日具食不違斯惟於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　英宗以幼沖即位三閣老楊榮等慮聖體尚幼因創權制每一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封詣閣下錄以各事處分陳　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而已　英宗既壯三五繼年無人敢言復　祖宗之舊者迄今遂為定制

景皇帝七年正月　日方郊忽嘔血不能成禮而還出居齋殿陛太醫董速與宦者二十餘人侍日則進藥夜則處榻前十三日少保于謙請見懇帝視事十四日帝令速診脈奏曰聖體安矣帝曰明當受朝十五日早起服湯藥具衣冠將出閣夜漏未盡因和衣假卧以待旦不覺酣寢左右莫敢驚及日以高遽命散朝曰姑俟明日而夜曾石諸人詣南城請太上復辟聲徹帝所帝命宦者升高四望遙見火光自延安宮來帝曰大兄做皇帝善善無憂矣此雖出乎人謀亦帝天祿之終也董速親見語多如此

憲宗好生每奏獄大辟多所寬宥或不得已而行刑是日必卻八珍之奉默坐焚香哀矜之意惻然見于玉色仁之至矣

大長公主之子周賁粹　憲宗爲甥中丙午鄉闈丁未會試太母賜膳于場中以不合格下第　憲宗聞之但曰孩兒尚幼畧無慍色此天地之心也

孟遂中聞 妃覺因恚而死有弟　養于巨瑠陵　因胃
氏姓令為中官甚不慧不能記氏家世華化求御史南
昌丁隆忘氏 後止嘗與中官往來雖白氏多因左遷而多
寢隆與氏鄉人黃泰之余聞之泰云
唐宗聞皆有官妓祗候仕宦者被其牽制往々害政雖正
人君子亦多惑焉孟勝國時愈甚恥矣我　太祖甚革去
之官吏宿娼罪並廢人一等雖遇赦終身弗敘其風遂絕
吳牧爐之西有天王寺、廊之南一神端坐長可八尺巾

蒼居士衣蒼深衣隆準大耳、有垂珠目深膚厚唇努
而豐額甚廣顴甚高鬚鬚亂而不張有深思穆、之容
永樂初百户閻俊來官于蘇偶見其像伏地而哭人問其
故乃曰此我　太祖皇帝之容也俊侍左右者五年諦
視甚熟今鼎湖之駕已遠故感泣耳　適傳吳中觀
者如市孟今人每過之即加瞻仰以實為　太祖聖像
比乃塑手之精偶類天日之表一二而已特人心思之盛
遂形容之過也
太宗一日謂通政陳　寔曰尚書蹇義是君子中之君子甄寔
是小人中小人　上雖知其為人不同然各任其材皆無

夜多設元宵 觀鐙命 大臣諸賦詩〻來有鈔幣之賞

窮亦為一詩進 上覽而不顧曰汝素不能也因與餅餌

數枚以粧之 上之知人亦如此

太宗晚年有易儲之意一日命太常寺丞袁廷玉先相

仁宗曰後代人主往相 宣宗曰萬年天子自此國本固矣

太上在虜之日雪大作諸帳深數尺惟御幄之四圍微雨沾

洒而已虜覘後異以為告天神遂有奉 駕南還之意

此亦上天示異於賊虜歟

寓圃雜記卷第一

寓圃雜記卷第二

長洲王錡元禹

、楊先生德量　　五子代死

○、陳太保厚德陳彬　　陳御史嚴洽

嘉定宣嗣宗為人溫雅恬澹初授中書舍人進禮部郎中仍掌制誥一日　宣廟幸文淵閣喜甚以銀錢撒地令諸從官自錢取惟手疾者多得嗣宗候諸臣取畢徐拾一文　上顧之曰此秀才不愛財耶因以金幣賜之

尚書呂震有通才掌禮兵刑三部事　太宗將北征沙漠命洗馬姚　撰祭文姚書題作祭進寶纛文上進　上大怒曰何舞文如此命置姚于獄俟旋師行譴師行至榆木川宴駕　仁宗登極命震治此獄

雲糖進日本名旗畫 姚 寫作寶畫 係是字體差訛甯得某符 上遂從而解之

宣德中駕幸少師楊士奇第 夜已二鼓 士奇驚起朝服而迎 但見儀從塞屋 香氣絪緼 不知 上所在 惟面北而拜不已 上方倚床閑看月 笑而喚曰 士奇 朕在此所賜已充庭矣 頃之 昇去 左右有所聞 人皆不得聞 遂起鋪少時 聞崑山衛請中書云云

太醫院、判劉觀字士賓 常侍 太宗左右 大暑中 上方束一帶 乃片腦合成者 問公曰 此帶何如 即奏曰 片腦性寒傷腎 惟有香耳 上遂命解去 又

上晚得中風疾常服麝腦 諸香藥又問曰可服此否公曰香藥如油入麵終不能出 上遂罷公之見信如此蓋由潛邸之舊人也

金陵伊氏家豐裕人亦謹厚 仁宗在青宮屢取給于其家伊氏絶口不與人言 登極後即擢其子恒爲營繕所官 仁宗上仙張太后追思其家遂進爲尚寶少卿本部尚寶官雖五品累爲近侍非勳舊之子不得居也

宣德中吉水羅公汝敬剛直不屈爲權貴所擠以工部侍郎兼翰林修撰出使交趾回過吳中適大理卿熊槩巡

極肆作咸福大家巨族少被誣搆隨至抄沒冤號之聲上聞於天公見而不忍且與縣有鄉里之好開陰騭為諭縣尊然不省為之益甚公至京謁見陳使事畢具以縣事奏上言之甚切上覽之惻然曰子有甚於此者即日召縣回以周文襄往代自此東南蘇安矣錫六歲時侍先君竹府君之側聞與客言公事甚詳義有載荷之竟不幸早孤之詳不復記憶止記疏中有暫殊法網一言因書之大縣且聞雖之使者一僕死于交之王範一金人與僕身畀等用以償公、拒而不受之奉使得體又如此云

大司馬江陰徐公孟晞三考皆兵科初授兵部主事次進
員外郎中又進侍郎正統初以征雲南功為尚書一
生仕宦惟掌兵多亦奇也公有德量為吏時人奉財
者多不受或反出以資之後雖居八座清儉自畢常常給
寒士卒子侄子以公軍功襲蔭官至通政使致仕甚有
父風

翰林侍讀李時勉進諫仁宗大怒命左右以金瓜拉其脅拽
出下獄大學士楊士奇遇于外顧因以燒酒灌之得不
死宣宗登極召時勉入遂見即以手捋胸而怒曰汝
何激惱先帝而致崩邪時勉曰臣言制中不宜屢進

嬪妃太子不可遠離膝下并諸大夫云云上怒少解不久釋於獄方仁宗上賓宣宗在南京得報甚危急命開於云云亦有識也

正統間李時勉為祭酒多所造就六堂師生敬而畏之私號曰古廉先生又擬之有滄海之量父母之心亦不爲過也中官王振生辰諸大臣皆往賀先生獨不往振銜之坐以擅砍文廟前古木為不敬特置百斤枷命枷先生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有一枷特重數斤爲先生設也金曰鑑年顛壯當荷此先生曰老夫筋骨甚堅即以自荷諸生司馬詢等數百人上章伏闕願

代三日方得蘇精遲皆死矣不半年懇求致仕振雅以為恨謝厚恩禮焉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假詣國子監聽講上命以三月三日往抵是太師率諸侯伯是日到監所攜茶湯果餅之類甚豐祭酒李先生命諸生出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享款諸侯伯讓曰授教之地皆就列坐惟太師與先生抗禮飲甚歡太師屢舉先生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寬俟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抵暮而散此所太平盛事也

金先生問陳先生繼少時嘗從俞先生貞木游先生日錄考書金陳二先生某日講某書某日作某文願侍之嘗謂王文靖公汝玉曰二生學問器相似重子名位也陳遠矣故兩先生皆以白衣薦陳為翰林檢討不久而歸金至禮部侍郎享福祿榮名其甚久俞之孫嗣嘗以日錄示余

忠安胡公濙宣宗朝為禮部尚書宮中屬有事冊必先命于公或有不當必奏曰臣掌天下大禮一不合宜遺譏萬世臣不敢奉詔上亦為之中止公大節甚明惟胡皇后之廢孫皇后之立不能匡救多受莊田閹奴之賜於此不能無愧焉

通州在京城南四十餘里常積糧數百萬石己巳之變胡虜有侵掠意云欲先燬此地大臣議將焚之倉廩適周文襄公忱到京陳僖敏公鎰為憲長因詣之計文襄曰何至此只宜檄示在京官軍旗校預給一歲之食令自往支則糧歸京師又免輦運之費諸至此之計不行日通州倉米虜至無所獲而去

吳文肅公訥為御史時巡按貴州回三司遣人賷黃金百兩追送至夔府公不起封就題其上還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間廉而不激如此

鄉先生尤安禮字文度太宗授以祭酒奏曰臣無法又命爲都憲又奏曰臣無材遂擢爲貴州參議罷官歸吳有異先生命之洒掃子執爨以問曰大人既僕何爲揖起可見其家謹厚之風也

楊先生翥爲修撰居京師隣家有失雞者指其姓而罵家人以告先生曰坊市中不獨我一家姓楊又一隣居甚隘雨必僕先生家出水甚受其污濕之患家人復告先生解之曰晴乾日多雨潦日少其洪量類此

大理卿薛瑄有治有學人稱爲山西夫子王振怯其不肯出入門下坐以陞除屬挍出死罪法當大辟將殺之者有子五

人爭請代死因得免振敗債為大用

陳鎰字有戒蘇人忠恕有容正統初自右參擢副都御史久鎮陝西人民愛戴之時王文為按察使公數斥廉舉以自代於廷屢舉久之公與王相繼擢左都王擢在後反形從公上關中之鎮王次當往反形擠公月歸遂以二公皆名在制下使一年一代因為定規王每遇公即有慍然不樂之色凡憲官之巡蘇者必私命候伺察公家人子弟之所為凡可以害公者無所不至公一無所較景泰三年又同進為太子太保四年公方以病在告王即以言迫情公俛然請老五年王來蘇撫民公在病中不一臨問更對

人詆誚不已識者皆鄙王之器量六年公薨王已入閣凡公之恩典皆被厚損例贈太保非贈少保謚議文肅易以傳敏人頗不平焉七年英宗復辟王為權臣所陷遂致極刑公人物修整鬚如點漆閣中累年雅望自公至往甘雨隨車人甚重公稱為黑胡爺景皇帝朝文臣為公孫者幾三十人惟公一人無削奪貶竄之患壽考令終天之報善人詎不信然哉庶速敏左舒逸思惠在

西涯自[illegible]

陳御史祚面目嚴冷雖家人亦不假辭色宣德七年進大學衍義勸上曰勤聖學上大怒抄劄其家併捕其子

姬瑄等同下錦衣獄各不得見者三年備嘗苦楚宣宗晏駕釋出祁作見瑄等甚憐惜之遇都堂彤佐來訪祁命瑄等出拜但曰祁素不能蔭此輩為祁累至此惟此一言而已遣瑄等歸不問其生理其少恩如是

寓圃雜記卷第二

寓圃雜記卷第三

長洲王錡元禹

劉文恭能忍　岳正草詔

郭登鎮雲中　陳御史提學

劉忠愍二子　記守令

姻家劉公宗器遇事能忍爲侍講時嘗娶繼室白氏稍被其家蚕食其兄弟又多不遜編修賴世隆輩皆勸黜之宗器念其無歸因托疾扶以歸吳不久白死宗器後起爲學士終宗伯以卒謚曰文恭子鈛繼登顯仕皇壽自云

天順元年七月　日承天門災命　官岳正草詔言多自咎

惟奸甚恨逆態肅州

正統十四年定襄伯郭登鎮大同英宗駕出虜庭犬羊悔過送駕直至城下登閉門不納英宗傳旨曰朕與登有親何為朕如此登遣人奏曰臣奉　朝廷命守城不敢擅棄絕不出見虜復奉駕而去天順元年上思登子正奪　登伯爵命守甘州歷度之廣如此

係先生選崇尚道學為綉衣提學南畿性以禮義廉恥教化諸生讀書必自小學始居東居必學舍夜則秉燭命諸生列坐為之講解無間昏夜若其得師弟子恩禮獨與權勢不肯少下郡邑韓雍居父喪諸綉衣皆致奠送葬先生

生但一徒吊而已後擢河南副憲諸生如失父母先生之名素
重人皆望為天官蔡滄終無薦之者止遷廣東方伯不久
為當道所害天下惜之

劉忠愍公球為侍講奏宦官王振當權振命錦衣指揮馬
順夜殺公於獄中二子鉄鉞號哭求屍止得一臂鉄鉞痛父之
死于振之世不能歸葬後赭以進士為京官同擢官閣謝二
落母夫人尚無恙兩地奉迎供養極厚人爭羨之以天之
報忠也

余年五十有八歷郡守十有五人臣問賢者記臣大梁楊化凝
公名鐘字伯律南昌人蘇自永樂間久不治郡遂惠之

歷遣使督責無效宣德 年閣老三楊公議曰郡之治獨係
於守與其責於後孰與擇於始公時為禮部郎中有
材幹三公遂以上薦復請賜勑便宜行事諸可出郡守前
勑皆此也公既至蘇察得民隱謂蘇之所以不治病在賦
重民貧吏胥為奸耳 因奏免自耗糧減正賦七十二
萬餘石或勸以禍福不顧卒除蠹弊次發奸吏豪民蘇人
郡遂大治初郡多水患公論求其故無不曲盡自後遂無
墊溺復他如薦賢養士恤孤惜刑摧挫强梁皆其政也性
剛明見事必為不計成敗然卒皆底于成坐居蘇郡十
也郡之遂業者衰矣實勞之寵而以蘇人仰之終不遷其官

公之為之不倦焉 正統七年 月 日忽無疾卒於位民間哀之父老號思孟令不衰公名滕字 金華人先知武昌周文襄薦出以正統十一年轄孟為人清儉刻苦深燭民隱疾前政之弛日夜修緝期年而百事修政當主中和政尚刑罰既久七邑之民幾於化矣景泰三年紹述旌之擢為江西左方伯楊公名貢字搢刑人先為御史景泰五年撫蘇時郡中大饑死者相枕郡邑皆冗官巡撫鄒來學撓令煩碎民被其擾無所控訴賴公獨任其責殫力拯錄奏免其糧萬千萬石開倉賑貸活民數萬而去父老追送號泣其後守吏不戢蘇出任于紹者若劉濟濟諸公

僉舉　公以為代天順元年乃自貴州巡撫受勑來蘇首立
惠民倉實粟以備凶歉決發贓吏安從等數人奸贓敗
赫然素號清嚴疾惡之心尤勝先有王豪藉總兵官翁
紹宗為先容求私覲公、捕其人置獄擿其賊殺等十餘
事將於法翁為救解巡撫崔恭將出、公將併中翁計不
啻反為所擒三年將遂遣兵官逮公及豪置錦衣獄置對
公不勝困苦遂誣伏勒歸田里天下冤之[illegible]公名瑩字　寧波人
天順四年以憂起自家抵官公志尚清簡毅贊寧民稱其
有德君子也性素不能逢迎為當道所嫉同時有林鶚知
鎮江巡按劉敖謂其孤埋頗以交讀青民對易之稱公雖

無賍銅人頗惜其去五年春擢丞即日凡什器帷帳之屬一
無所取先醵金一缸以為蘇物戒守舍者留候林公為用送者
塞路民有歌謡焉 柳公名鶚字一鶚台州人動由禮法道
守衛身雅好文學以儒飾吏未嘗為上司一屈膝焉對胥
吏小民言必涉經史其威儀之整老先故吏猶能言之懷
程吳金雀之獄頗為不平六年後以劉薦持憲節江右
臨川有書苐卷 後至少司寇卒 飛公名肖字克寬瓊
州人以遠人舉進士高科為名御史治宦者王振黨獄
有陰沮累舉都憲為忌者即止擢知台天順 年坐以舊
按河南失察謫州守以罪謫福建縣丞憲宗即位起知蘇

公素有豈人之心通變之才濟以學術所至有聲乙酉郡中
大飢斗米錢百三十文且無所予糴公賑恤賙貸甚勤民賴
以生活人之在境者亦不失所然而公常不望富室無援荒
政之善無如此者止刑名錢穀上供選述調發諸具繁夥
素號難辦處之綽然聲稱藉甚丞獨大臣所寓書篤
賀二年知其交薦於遂奏其去止防勸擢參浙藩仍知
府事蓋特恩也復於月遂進都堂獻撫南畿五年以病
累疏乞歸得允臣疏其傳吳下與公名真字希召熒
洲人亦以御史撫蘇有聲成化四年擢知府事蒞政一
遵邢公無所改作故不勞而治矣臣持平守正確乎不拔

冰蘖之操始終不渝尤人所難八年以憂去劉公名瑞字汝
器保定人前守丘霽罷去天部慎選臺官有重望者代
之公在當明成化十一年至蘇周覽庶務去其太甚餘悉
靜而已中丞牟俸巡撫大作威福頗不以禮遇公公亦無慍年
賢公及僚之人稱其賦性簡重其佐九年如一日丁未出爲
留爲晉藩參政賀公名霖字時望鄱陽人弘治元年以御
史到郡蘇民望而畏之爲仁人君子鼓舞相慶公甚是振刷
凡舊政之墮者乏者不及者悉痛整齊之無時刻少休勞瘁
致疾雖在告猶強起處分疾愈甚未期年而卒蘇民哭
之罷市長洲爲蘇首縣令長不由以擢則由以敗而敗者

恆多寔風土使之然耶縣民善如宗王公元之余得見者俞公一人而已公名金字貢之其號人為進士居京師謹厚溫雅人稱為余君子其化五年抵任舉吏以民儒者頗易之作奸如故公以理教戒宰者居半因稍加懲艾即皆改行為縣民素多訐公不設鉤距一以公議裁決略無枉民間訐者謂公不可欺亦不可犯稍稍引去或有強愎自恣于理者則往往詣府司已上官上官輒諭之曰汝自有賢令不須亟越也民人竟自解散數月間吏民帖伏前令撫安撲斂民多逋云聞公之政漸次歸復如從役丁夫之類累年為下人所賣宰皆然例因置手籍躬視始得民平縣多窮人餌

縣官公畏不徇辭色並罰之不少貸因以鐵號郡中權豪
程布請託善畫日公一切謝絕曰吾寧不作官決不能受
其使令吳縣當要衝而繁華甲天下達官貴使至者
每年錢糧舊例必設宴迎勞公皆罷去魚肉一飯飲然
而別其子弟隨侍者訓飭防範甚嚴不得輒至中門一
日見几上有紙畫姑楊箋其字攜之程吳縣界中者悉取
焚之終不留也夫人洪氏在縣署五年惟織紝供公之裳服機
杼之聲時聞程外雖同寮吏卒皆不得其面其化于家者
如此十年　公與吳令雍泰同徵皆為御史雍留臺公補南
臺或言其　為所擠公祖妣也公今為陝西按察副使吳氏

思之不已尸而祝之尚在他日也

寓圃雜記卷第三



寓圃雜記卷第四

長洲王錡元禹

口張宗茂冤解　　　　張學士

貞經

參政祝公惟濤在晉藩時汾州妖人以天順　年五月晉作

亂自稱天王僭年號曰天福時公分部區地聞變即戎服

馳往賊已就擒凡十六人指同謀者甚衆皆吾素讐同

官以逆黨將悉置極刑公曰誣人同謀何不彝舉而遽

發暮是且脇從鬧治況攀援者多遂奏釋之得活千有

餘人嘗與使者同決崞縣囚七人已伏質者五人二人者次

當遂從嗟歎公急止問之因曰疑罪不當死者於是刑

而誣伏今見公仁慈故敢衛哀求辭也公語使者曰幾誤

殺二人矣宜為别白使者不從公稱疾以緩之使者問病公曰某以無罪者當死故為腹心之痛耳 使者悟因而雨因得出公之恤獄如此前後政化之美不可縷舉 華化丙戌公遂懇車之請歸以樂家子間潜參侍從容問公居官之要公曰吾為給事居刑科凡奏讞者屢為駁正必使平反乃止雖職多糾劾惟責人以大義未嘗以帷箔陰私汚辱士夫立官衆三十年未妄詈人至死亦不以喜怒加賞罰惟此而已歸庸釋曰仁人居其之言迫佩服以退後公享有多福壽考令終令孙允明為吳中鉅儒非公積德之報歟

中書舍人李應禎剛而不屈長于古文不獨孫書也成化閒詔
應禎寫佛典若干卷公曰孔氏五經在所書若此非正務也
因被罰終不奪詔由此直聲滿野今歷官為上寶司卿矣
王毅宰 恕為巡撫時章奏條之頗著復周文襄之舊政民
皆樂業惟與宦寺權豪為敵如水火之不相容每御府
縣小官少所黜罰嘗曰此輩去此輩來無益於身徒費迎
送耳 真得大臣之體
福建彭公韶以都憲巡南畿不及一年來巡者不過三度而吳
民思之久不能忘蓋由公德量寬厚不肯更張所為皆合人
心焉耳 公嘗著本朝名臣傳讚三十餘人尤見其學術高

去云

無錫朱顯以都堂致仕回顧孟一室見數人鎖于內令出而問之皆隣人逋又問曰彼若何自如此告曰爲負息錢朱曰有是耶命出飲之涵急召子弟取息緣與券契子弟少難之公曰吾猶自閔以施于衆遂持孟悉取火于彼人之前曰多謝諸君幸無忤煩陪禮鄉里自今更無索矣諸人感激而散

陵景彥昭心多惻隱爲刑官三十年指入獄見重囚皆三木仰卧于床不能轉動被滿夜嗚流血淋漓甚憫之遂賞錢猫散置獄中鼠患頓息因多錢泣自此獄中畜猫矣

嘉定之吴湘大江淮塞百年民受其患吉彭龍晉、御史左遷

為尹曰予有甚于此 步即日觀 滙之所召父老熟講方畧且
多為浚治旬月疏通又開支河五百餘處利及旁郡民號曰御
史河有河支掘得一石碑長尺餘上有刻曰得一龍江水通
則龍之開河亦有跡也林鶚為蘇守窺性許可書之考徵
曰吳淞水利功績丕彰 後遷旌之 孫擢守徽州又改常州
吳狀元原博與賀解元之榮 同解之榮會試久不第居
京師忽染瘵疾已絕為鄰人所迫原悟迎致私邸調藥
膳羞床褥燥溼必躬視甚適之至不久之榮舉 余憐製
棺衾以斂費從己出又為之服出制為幕 以傳之柩帶發
至必親答 孫早晉 出入必揖之 復斂之遺物封識甚備

雖陸續同歸吳中又有耕者與原博同游鄖陽爲先輩劉渠會坐罷官貧不能歸旅泊海甸之弟婦之在蘇者負官錢甚多巡撫某嚴檄耕以來涉鯨波冒瘴癘妻子不能隨閩關將千里來即被逮囹圄繫三年衣食不給原博道還家聞之乃遂懇于官緩之籌楚乃括囊中得白金若干復爲疏文募好義者又得若干代耕償納如數因以得釋耕詣原博泣謝復往海南原博又資之以行原博於友義如此

吳原博爲士子時文名已著達人顯仕甚見推重或求識面率多迴避偶有所親以多求白郡官原博以溫言卻之

所親復懇則曰譬家不做生員亦已矣終不一往原情家素
豐豫父兄欲以鞍馬代勞原情處求免處學舍業二十年去
家頗遠迎送往來終日徒步韋布 備餱惟一童子背筆
扎以隨後及第為從官歸亦屏騶養馬
袁柳莊先生延至太宗藩邸屢相有驗 登極授以太常
丞太宗一日出宋元諸帝容命相袁見太祖太宗曰英武之
主自宋 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元自世祖至文宗曰
皆是吳綿羊肉郎主見順帝則曰又是秀才皇帝也太宗
大笑皋賜之 蓋順帝果合尊太師之苗裔歟
天順五年七月十三日余與劉宗序同謁武功徐先生日已午
苗

尚未盥櫛坐定方出即問曰二子嘗見夜來天象否錡二人對無所見先生徐曰宦官之禍作矣我被曹吉祥所害至此至禍猶甚於我也錡二人唯唯而退是月吉祥之姪欽果反誅連吉祥焉

潘善天文地理災異占候之術由欽天監小官至侍郎與曹欽往來甚密天順四年七月偶至太常少卿凌傳尚義家凌居人問曰近日天象如何潘曰來年當蹀血京師但不傷社稷凌默記之五年七月十三日欽果反都城巷戰殺人甚多不日平定潘亦以與謀被誅全家責戍廣西至今子孫猶習其業知禍而不知避亦可笑也

劉鈞謨進士養痾于家余時未冠以窗友往謁有江陰
王先生蹟顏生謨肆業其所謨年少而聰慧蹟稍長
而質朴鈞謨頗喜謨而嫌蹟適有相者至因命二
生出相相云二子皆名進士但謨稍遲耳鈞謨不以為
然余與相者同出私扣之告曰兩生心術皆不端恐非遠
大之器後五六年蹟中第除黃門為河南僉事罷歸
後數年謨方第為地官主事以卒皆少達豈相者
果驗

長洲沈景暘卜易甚驗宣德初歸京命程午
門上布卦乃問英國公征南之事景暘得卦占遂曰此

大勝之兆明日正午當得捷音俟至時果有飛騎至報生擒黎王悉得其國一刻不違遂賜鈔幣遣還故里

余嘗寓承天寺見一僧棲于殿簷之下冬夏惟一衣鬚髮不剃亦不長或彌日不食、或兩彌所問其姓則曰趙頭陀問其來曰終南山終日不發一言與之食者舉手以謝成化十五年十一月初百死于縣橋側民家高氏之戶而後有人見其在杭州乃化之日也

王先生洪以總角登第太宗甚喜命權翰與川三加之禮畢赴瓊林宴入官翰林與王直王英齊名稱三王後有息

之於出為刑部主事人皆惜之平生詩文甚多愼不孤僻
仰於人故終不顯云
玄妙觀道士張宗茂自幼信道師李雷奇之法祈禱必應
我朝亦瑞然筆為道紀非道所好常託病不視事
年六旬猶凡親故同袍之家皆往來手怕一方為別人信
性之守道日夜信道倒至日暮危獨坐命道取茶至則
已化矣三日而殮器宇氣息真尸解道
張士謙學士作文不險怪不涉淺亦且雲淡水緩日如篇凡京
師之送行慶賀皆道所作頗豐潤筆之資或冗中為
求其所適輒取舊作易其名以應酬有條郡守於人求士
其

謙文為贈後數月後有人求文送別駕即以守文稍易於

幸甫之忘年同州追二人相見各出其文大發一笑

正統間陸參昭嘗以崑山沈魯卒學所撰易經義千章示

余、年少性其僭擬都而不覩後思一見不可得矣今

不知此稿尚在否亦有可取否姑記之以訪其家

寓圃雜記卷第四

寓圃雜記卷第五

長洲王錡元禹

、吳中近年之瑩

蘇學之瑩

先妣祖父母李氏乃著澤趙氏之甥嘗云昔 祖澤民
富而樸質聘王行止仲為西賓享養善不丞命廚人每
食必具一葷指先生求判方敢進食川雅喜啖鵝雖
隆冬非鵝不食 澤民以贄物不忍命殺日一進川曰醴逸
不設可以去矣遂川辰友觀之曰賓主東南之美
何忍遽能邪川曰寧孤贊、久居此乎又問曰今則何之
川曰往金陵耳 時太祖遷都法制嚴峻友復堅阻之
行大聲曰虎穴中好歇息遂遽至京久無對此備會
于藍都督府之傍 瑩有家人子肄業于川 每歸蘇瑩叙

廿八

所學課以觀並加稱賞一日召見則以為奇遇所談皆韜畧兵一語及文業甚曰先生文武才也何見之晚也因從置府中以師事之未久譽以謀反見執或勸許曰可則矣則曰憑雜憙尚免其被執刑官吞以入珍羅命刑供狀則曰則本一介書生蒙大將軍穩遇甚厚令將舉兵為亂不從遂以同謀被誅其逆士也祖母有孤好卷請則題志懼黨錮之禍以則字中增三點作衍字遂失所在今亦不存矣

崑山沈愚字通理為人風流醞藉與從父玉澗先生為詩社之交每至余家必觴詠數日而去所作詩皆清麗微婉樂府擬高青丘宮詞詩篇往往膾炙人口又有續鳴盛四

卷蓋倣韓孜光之作，留于余處數年，後被人累索，遂遂之，今皆忘矣。止記詩鞋一首曰：晝日深閨繡得來，着來便覺可人情。一彎暖玉凌波小，兩瓣秋蓮落地輕。南陌踏青香有跡，西廂待月夜無聲。看花又濕蒼苔露，晒向窗前趁晚晴。通俚乃當時閩金陵十才子中一人也。

剪燈新話固非可傳之書，亦非瞿宗吉所作，廉夫楊先生阻雪于錢塘西湖之富氏，不兩宵而畢，富乃文忠之後也。宗吉偶得其稿，竄入三篇，遂終竊其名。比周伯器之子得之，審其

嘉禾周先生鼎彝字伯器庚子歲留余家者三月時年八十精神不衰作詩文三十餘篇追錄舊文四卷細書楷正少年莫能及稅暇則談國初忠義有所不載者亹亹應儀尤喜談兵蓋正統間曾作金尚書濂平福建與有謀績故喜為人言之後在家手抄兩漢書就校正誤余聞之輕正派老者多累年西漢將日而畢乃己巳歲也先生平昔作文不起草頃刻千言屬水奇怪頗以文自負今吳中諸公評之所作謂詩過于文云 伯器見懷君德蘇談

施煥伯先生文題後明謹厚清瘦每與士大夫相見皆肅先生而不字自少嗜極經書以易教授吳中及遠方子

矛之集氏門下常有數十人策部費見貧者或反資
之氏所造就甚多且有恩焉嘗因友人之弟士子送其寒
孫校官之美曰施先生門人修於庠序矣年五十餘始
得許州訓導非氏志也

希哲作文雜處衆賓之間譁笑譯辯歡射博奕未嘗少
異操觚而求者戶外之屨常滿不見氏有沉思默構之
態遂揮旅篇書必異體文采豐縟精潔隱顯抑揚變
化樞機神鬼莫測而卒皆歸於正道其高出古人者也
自著有蚕衣浮物心影吳材小纂南游錄等書共伯
餘卷所著而援引其五經孔氏所喜者左氏莊生班馬彩

子而已下視歐曾諸公蔑然也余聞評之曰秦漢之文濂洛
之理自謂頗富希哲者二十九歲他日庸可量乎
克敬自幼讀書講解必至究竟好与老儒先生游累試
不就泊如也作文与楊君謹視希栝齊名年始三十卒紀
志諸書積稿已盈數十卷或聞多聞古今之奇怪必窮源
溯諸於執求於人得於詳乃歸不得則數日忘返於好古
至此最喜濟人之急尤愛食客一兩有輒竟、則解衣為
質投屢空焉一歲除夕絕糧作詩寄故人朱克民曰家
云著矣室蕭然牢落生涯只舊氈君肯太倉分一斗
克敬人笑寵多烟克民儲錢千文為新年之用遂分半

贈之亦好義之士也

麗文儒家子氣象渾然不露圭角多涉思遠處處款綏家貧不戚戚冬不爐夏不扇皆從涵養中來庚戌四月之望不肯家人貰每徑造寓園為留旬日其家驚訝尋訪蹤後得朱堯民知而告之乃至園之南有古臺彭問其妻人踪麗文必欲處其中一榻蕭然趺坐自如其習靜雖老衲有所不逮也將別以所作見示余漫評之曰文似荊豐而簡詩似郊島而和把予則嚴而精也堯民聞之以為頗當令儀部楊君尤重其人云

往來進士除京職終身貴顯為有司某經作下僚無肯不

能保舉佐貳進來多任州守縣令有守者三年即擢京官故有補者皆先盡心且知廉更甚為良法此即古之綱傳也

舊制監生止有二途歲貢鄉貢是也後增罰等生員又增上馬納粟進增大臣勳戚子孫乞恩共為五途自此選期益遠任路愈塞矣

宣德中胡忠安公濙奏取四十歲廩生入監依次出身此即寓文忠一舉三十年推恩之遺意也忠安先與王守正同學公官已至大宗伯守正貢期尚未及忠安因立此法不經私于一人頒通行天下及守正亦至積官至了

今南京冢宰王公傑之子也

近年補官之價甚廉不分良賤納銀四两即得冠帶稱義官且任差遣因緣爲奸利故皂隷奴僕乞丐無賴之徒皆輕資假貸以納凡僭擬豪横之為皆得所爲長洲一縣自成化十七年至弘治改元納者幾三百人可謂濫矣

國家儲積多倚東南惟蘇爲最永樂洪熙間徵斂制下多侵尅官得存十之四五而已宣德七年上命周文襄公來巡首延父老講求利害創立調收之法委曲詳盡自此利始歸於上又得况公爲守念蘇賦太重奏減正額三分之七邑

計減七十二萬餘石人稱公有再造之恩二公既去後人恒守其法稍有變更遂爲民病按耕送每遇巡撫及守土之[illegible]至必降璽書申戒使毋輕改焉弘治二年官有喜變法者不加深思遽輩調収易以新制糧胥得爲奸利每石擅增無名之耗三斗悉入私家自茲利權復移於下以今糧胥所增之數參計正與況公所減者相當是乃復徵舊額無七十二萬石之多矣官不得取民不得免使二公之良法大壞甚可嘆也

鼓吹古之軍容漢唐之世非功臣之喪不給之或不當使而讙之近來豪富子弟悉使奴僕習吹辭韻出入則

笳鼓喧天雖田舍翁有事亦往往倩人吹擊何其僭也

挾棍之刑惟錦衣衛則有亦設而不作景泰二年巡按御史趙縉公行賄賂藉此以箝制人口臣作而不諳其制縉自設為縉縉以貪酷主官流毒不已遂為常刑三十年前官司杖人惟用荊棍或加皮鞭故罪人易受後稍用竹篦一篦之重不過三四兩自成化十九年一巡官忽有翻黃之制重過二斤用以側斫名之曰砍板獄中之人罪無輕重但受砍板多死盍今諸司往往效之刑具之重盍此

髮裙之制以馬尾織成繫于襯衣之內體肥者一裾瘦削者或二三使內衣之張儼若一傘以相誇耀然繫此者

惟粗俗官員暴富子弟而已士女甚鄙之近服妖也

吳中素號繁華自張氏之據天兵所臨雖不被屠戮人民遷徙實三都戍遠方者相繼至營籍亦隸教坊邑里蕭然生計鮮薄過者增感正統天順間余嘗入城咸謂稍復其舊然猶未盛也迨成化間余恒三四年一入則見其迥若異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閭簷輻輳萬瓦甃鱗城隅濠股亭館布列略無隙地輿馬從蓋壺觴罍盒交馳於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載妓之舟魚貫於綠波朱閣之間絲竹謳舞與市聲相雜凡上供錦綺文具花果珍羞奇異之物歲有所增若刻

絲累漆之屬自浙宋以來其藝久廢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產益多至於人材輩出尤爲冠絕作者專尚古文書必篆隸駸駸兩漢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此固氣運使然實由朝廷休養生息之恩也人生見此亦可幸哉

吾蘇學宮制度宏壯爲天下第一人材輩出歲奪魁首近來尤尚古文非他郡可及自范文正公建學將五百年其氣愈盛豈文正相地之術得其妙歟

寓圃雜記卷第五